

朋友丛书

晏华林

王钢著



出版社

朋友丛书

晏华林

王钢著

晏 华 林
王 钢 著

文 心 出 版 社 出 版
河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郑 州 市 兴 华 彩 色 印 刷 厂 印 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105 千字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30 册

ISBN7—80537—619—0/G·583

定 价 7.80 元



作者近照

《朋友丛书》

总序：散文的意象

孙 荪

以“朋友”命名，包括 12 位作家的 12 本专集的这套散文随笔丛书，现在奉献给读者朋友。

在读者的手头、案头、床头，它将成为一道引人的风景吗？

这是萦绕我们心头的第一个诚恳而忐忑的讯问。

散文随笔已经很“热”了一阵子。出版家千方百计地“编”，书商花样翻新地“炒”，报刊不吝版面地“登”，最重要的，读者心甘情愿地“买”和“读”，几乎是不期然地，在整个读书风气日渐衰退的情势下，散文随笔一方天地呈现了一片动人的文化景观。

《朋友丛书》也来赶潮吗？赶潮当然并非有什么不是。只是，《朋友丛书》的编纂是起因于一群文友对散文随笔的钟爱，生发于作者与读者对话交流的热望。

是的，是一种钟爱。这不是从一般意义上，也不是从史的意义上来重新估价和张扬散文随笔的意义和价值；面是从现代人生存感觉和精神需要上，情不自禁

地，对它发生钟爱甚至偏爱。

散文是什么？随笔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最具原初本性的叩问，引发出我们心中这样一组意象：

假如整个文学是一组城市景观，那么，散文，它不是高楼大厦，不是广场会堂，不是皇皇剧院，不是堂堂学府；它是楼群间的绿地，它是街心中的花园，它是茶馆冷饮店，它是书店博物馆，它是长廊，曲径，小湖，石凳。它不显眼，不招摇，不威风凛凛。但却引人，诱人，动人，夺人，因为它宜人。它有时如一工艺珍品或一贵重文物，仅可盈握，却价值连城，以一巨厦而不易。

假如整个文学家族如一人群，那么，散文，它不是风流倜傥口若悬河的伟丈夫，它不是久历风尘的妖艳女子，它不是令行禁止的长官，它不是义正词严的官方发言人；它是纯情可掬的女性甚至是童真四溢的娇女，它是朴素而智慧的长者，它是常常想见面倾谈的风趣朋友。

假如整个文学是一个音乐世界，那么，散文，它不是钢琴，它不是小提琴，它不是头把弦，它不是打击乐；它是笛，它是箫，它是埙，它是萨克斯管。它声音单纯，但撩人。人的情绪、情感、心律，将随之起伏，低昂。

假如整个文学是一宴席，那么，散文，它不是中餐之大鱼大肉，它不是西餐大菜，它不是充饥的主食；它

是汁液清鲜的汤羹，它是可口的点心，它是时鲜的菜蔬甚至是野菜，因为有了它，整个宴席凭添了丰盛感和文化品位。

啊，这“宜人”的城市绿地街心花园，这“可人”的伙伴朋友，这“撩人”的箫笛黑管，这“趁人”的汤羹素菜，能不让人钟爱甚至偏爱吗？

这里所说的，已经不只是作家一方或者读者一方的感受，因为任何一个散文随笔作家，必先是一位好的读者。这里讲的已经是作家和读者的双重感受了。

我曾说过，我每次写理论文章，常常结束于精疲力竭；而写散文，往往画了句号仍然爱不能释。确实，散文随笔的写作过程伴随着一种知识的整理情绪的抚慰思想的闪光心灵空间的拓展，这种活动确有调适心理生长精神享受生命的功能。

方家有言，散文随笔的最大特点是自由。诚哉斯言！无论是写作或阅读，都是如此。从比较的角度讲，读者在阅读散文随笔的自由活动中，完全能够同作家一起享受到作家创作时的生命享受。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力，花一点金钱，得到这种自由感，不是最可宝贵最值得的吗？

从社会历史角度看，散文随笔的繁茂也往往在社会由紧张斗争转向平和弛缓，由约束集中转向自由舒展的时期。这个世纪的几个年代交汇处，如二十三十年代之交，五十六十年代之交，八十九十年代之交，散文都曾

蔚为大观。社会、人生、自然、历史、文化、儿童、妇女各类题材竞呈异彩；写小说的，搞理论的，做其他非文学工作的纷纷涉足；一时大家名家辈出，大作名作屡见。

最近的这次繁茂，是九州八方的作家共同劳作的结果，其中也包括中州文坛各路高手。10余年间，此方此地，无论是散文作者的阵容，还是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前所未见的。更可贵的，各具风格的作者正在产生出来。这套丛书就是部分实绩的检阅和展示。

风格即是人。生活和文坛为散文随笔世界造就了一批成熟的作者。这批作者中，有专治散文的，但很少；大都是其他各个文化行当被吸引来的娴熟人才，如小说家，批评家，规划师，编辑，记者，学者，等等。这些人插足散文随笔创作，无可回避也无须回避地带着固有的个人观察世界和叙述世界的风格标记，几乎是自然而然地丰富了略嫌单纯狭窄的散文随笔世界。

这是散文随笔发展的一大幸事。正赖于此，我们看到的中州散文随笔才是这样多样丰富的世界：

就题材和内容而言，饱经沧桑者的人生解读和咏叹，情感敏锐者独出心裁的生命感悟，乡土乡情的现代守望者的歌吟，都市大风景的文化诠释，博学者伸向深邃的历史、文学和文化典籍的触角，林林总总，目不暇给。

就叙述和文采而言，有的观察细致，体悟深幽，行

文密实；有的感觉敏锐，想象奇诡，文字灵动；有的视野辽阔，学富识广，汪洋恣肆；有的兼容大千，吐纳百川，取精用宏，炼出一个凝重；有的眼高识远，鞭辟入里，总以简洁出之。说是不乏风骨时见风神每见风流，不算过分吧。

这实在是难能可贵。虽然整个背景是市场经济初期，假冒伪劣商品大行其道，但是，风景这边独好。散文随笔作家们仍然重名好义，尺幅短笺必当竭尽全力，以求不愧己心不负读者。

我想特别提出，对读者以朋友待之，这种情感和心态构成了这套丛书编撰者的一个基本特点。故而，这套丛书也以《朋友丛书》名之。

朋友之间，不需要居高临下的训诫，不需要我给你取式的恩赐，不需要故弄玄虚的圈套。朋友之间，需要的是平等的话语交谈，真诚的情感交流，鲜活的心的交换。这正是《朋友丛书》的宗旨。

我们企盼着读者对作者奉献出的真话、真情、真心能共识共振，大家从此成为朋友。如能这样，我们写作的艰辛，出书的艰难，发行的麻烦，就都置诸脑后了。

文心出版社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了巨大努力，我代表作者和读者向他们致以朋友的敬礼！

1995年6月8日于中浩酒店

目 录

饥饿的美丽感觉.....	(1)
忍者白龟.....	(5)
心疼	(10)
后果	(13)
姆妈	(19)
落枣	(21)
弃妇	(25)
奶奶的历史污点	(31)
昙华林	(37)
气数	(39)
幻影	(46)
梦霞	(56)
脸面	(64)
变迁	(78)
夜惊	(88)
原配	(96)
疼痛.....	(103)
滋味.....	(108)

城市羌笛·····	(114)
大学生·····	(121)
慧根·····	(132)
飘零的野花瓣儿·····	(140)
常规报道·····	(143)
与小二十五岁的绅士共舞·····	(154)

饥饿的美丽感觉

如今，在为身体发福而焦愁的人们中间，那种感觉已经很遥远了。只有曾经被那种感觉深深切入肌肤、扎进骨髓、并且永远种下了隐痛的人，才偶尔惊梦似的回蘸一下那汪已渐干涸的血泊。而他们的复述，常常被今人听成失常的呓语，引来周围的厌烦，轻蔑或宽恕的劝止——饥饿，成了中国八九十年代城市新语汇中一个古色古香的形容词。

我常对人说，我是一个穿过那片丛林却未撞到饥饿之兽的幸运者。30多年前的那个时节，父亲的祖籍正在饿殍遍野，听说饿死了几万条人命的县委书记，当得知上面来人要处分他时，坐着吉普车在各地疾驰，不知是捱延最后的宣判，还是向他的治下谢罪……当时，父亲有幸在南方的另一省份教书，所在大学的食堂里，虽已用玉米发糕、高粱粑代替了大米饭，白面馒头，碗碟一时却还不至于空着。而且，允许私人在校园空地开荒，北方农家出身的父亲充分施展了优势，间或还能有点余裕，送几块红苕、一个小南瓜给邻居的教授夫人，喜得平时矜持的夫人千恩万谢，如获至宝。

然而不知为何，不记得几曾挨饿的我，30多年后

的今天，总有一幅景象越来越频繁地飘到眼前，而且总在额前上方，令人必须时时仰视它……

那时，不，直到现在，南方的大小食品店里还有这种发饼，但大多写成“法饼”，很容易使人想到教堂里做法事时分发的圣餐。它是一种最便宜的点心，就是加糖的稀面团烘烤的圆饼，发得很泡，有两三块饼干那么厚，分大小两种，大的一两粮票6分钱一块，小的半两粮票3分钱一块，上面既没奶油也没砂糖，干干的，中间用色素染了一个红点儿。

那天，又到了家属院发粮票的日子，人们照例是持着粮本排队环绕在院子中间的一张长方桌四周。街道粮店服务上门，来的还是那位很负责任的中年妇人。她眉目和蔼，润洁的面颊刚刚开始有了轻柔的松弛。她核对每个粮本上的口粮定量，垂目点清一沓沓粮票，夹在盖过章的粮本里，发给依次挪移到她面前的大人或小孩。已是午后了，队伍还剩下一小半，她大概实在顶不住饿了，顾不得周围众人的注视，从手边的提包里拿出了预备的午餐，就是那白纸包着的三块小法饼。她略微有点不好意思，眼睛仍然看着摊开在面前的粮本，右手还捏着扁扁的图章，左手迅速地打开纸包，拿起一块法饼送到嘴边……

我当时刚好站到她的对面，幼小的个子，仰头正能看见她的口腔——两排洁白的牙齿轻轻张开了，亮出上颚，如淡红的穹隆，法饼缓缓递送在门齿之间，上下两

排牙齿却不用力地咬，它们只若即若离地一碰，法饼就落下半圆的一块在舌尖上。法饼在舌齿之间盘旋，酥松地从碎块变成了粉末变成了湿浆，始终是这么干净，一尘不染，就像是在一个无菌的现代化车间。当它们经由淡红的穹隆后部消失之后，法饼又飘到了唇边，继续进行新一轮仪式，没有一丝声音，不用一点力气，慢慢的，慢慢的，仿佛一串回旋的慢镜头，铺展着关于饥饿的优雅魔幻……

我贪婪地咽下口水。直到30多年之后，今天我才明白，原来当时我一直是在饿着，隐隐地饿着！——毕竟，我也是注定必须穿越那片丛林的旅人，那里面没有丰饱，只有太饿与不太饿之分。孩子的若有若无的饿，像呼吸一样长久附在身上而不再令人察觉的饿，使我能够看到那镂骨铭心的一幕。那一刻，唇外的世界在饿着，腹内的世界在饿着，无边的饥饿，使忽然拥有了食物的口腔变得如此富丽，如此明媚，如此生动！饥饿敏锐了所有的感官，使每次咀嚼都成为一个全新的过程，成为全身心的一种痴迷，一种陶醉，一种享受！

仰视它，仰视它——没有教堂，没有牧师，如果说这辈于领过圣餐的话，我想这就是第一次了。

饥饿并不是完全的坏事，它能使感觉变得锋利，能使生命充满渴求。古老的爷爷奶奶曾经说过：饿了糠也甜，饱了肉也黏。如今，懒洋洋的人们，魔饱的已不仅仅是肠胃，声色犬马，灯红酒绿，许多感官都在越来越

厚的油腻蒙裹中迟钝和衰退，所以挑挑拣拣变尽了花样，却怎么也重逢不了那份久违的惊喜和愉悦。富足的生活中，已经很少饥饿的缝隙，能够容纳那种苦果回甘的美丽感觉了。

每次回江南，站在食品店柜台前，隔了玻璃，看着里面的大法饼小法饼，饼上红圆点的诱惑穿透了我的一生。但是，现在不能买它，不能尝试用自己的唇齿碰一碰它——等饿得朴素、饿得清瘦、饿得不再虚度每一次咀嚼的时候吧，是该饿一饿了！

忍者白龟

这次，一本散文集 10 万字，只想专门写写与自己生命关联的这个圈子。尽管这个圈子很渺小，很轻微。十几年来，写别人了许许多多，现在，从未笔触的这些亲友，包括生者死者，无声无息地站满了我的视界……儿子说，别忘了，还有一个它，你怎么能不写上它呢？

于是，你也来了，从苍茫之中缓缓爬来了。

去夏，随着参观团，来到豫东平原一个古老的县城。史传人祖伏羲氏于此安居，以龙为标志，定姓氏，制嫁娶，造琴瑟，作网罟，初兴华夏文明，因而一路上，庙陵座座，游人滔滔，香烟袅袅，传奇处处……到了环城湖中最后一个景点，游客们匆匆奔向院中一间平房，去争睹那只名闻遐迩的白龟。我下车迟了一步，到了门口，大部分同行者已鱼贯而出，扑而而来的反应，竟是悻然嗒然！——在这个世界上，神龟可是灵物，白龟更是灵中之灵，何况又是从当年依龟甲而画八卦的伏羲养龟池中钓出的一只白龟！

这间平房长方形，不大，光线也暗，除了四周留下只容一人绕行的走道，中间砌了一个比房间小一圈的水

泥池。池高及胸，可见少半池凸凹的黄土，土质已经板结，低处剩有不足脸盆大的一滩泥浆。白龟在哪儿呢？

在离门口尘嚣最远的尽头右角，有两三个参观者，正挤站在窗下一块方石头上，指点着它。屋内唯一的垫脚石，固定放在那里，可见那里是退无可退的白龟常呆的地方。我也走近了，踮踮脚，恍惚只见比池内泥土颜色浅不了多少的一团黄影。石上的人，逗了一会儿，看它始终敛首阖目，也无甚出奇，便叹喟总算看过，下石走了。剩我一人，独登了那块石头，俯身轻轻唤道：“喂，喂——”

就从这时起，觉得我与它有了一些关联。

唉，白龟，你怎么这样委靡，竟然变成现在这副模样？刚钓上来的时候，你肯定像一只玉盘，像一轮明月，皎洁满盈，灵光四射吧。

唉，白龟，你怎么这样疏忽，竟然落到如今这般境地？没钓上来的时候，你肯定像一位圣贤，像一个哲人，悠游驰骋，神思无极吧。

白龟微微抬头，睁开了双眼——呵，好亮好亮的一双黑眼睛！我一时噤住了。记忆中无数眸子，何曾见过这样的明澈，这样不受任何干扰不带任何积淀的明澈！大概，大概只有这样的目光，才能完成从伏像到今人的时光穿越吧。即使是在幽暗之中，它也一下子洞彻了我的万丈心底。我有点不敢与它对视了。这样的深邃，不是一生苦短的人类承受得了的；担当得起它的，只有一